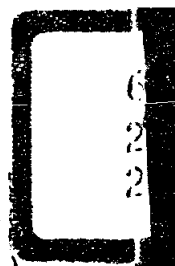


察哈爾口北六縣
調查記

培新署



695.5
272

口北六縣調查記序

口北六縣調查記。清苑楊君泊廬所著。六縣者。張北、多倫、沽源、寶昌、康保、商都。是也。泊廬以良能出宰邊省有年。多循蹟。東北淪陷。棄職從軍。奉命考



查口北吏治。泊廬以爲以嘗親民之官。攷求治民之事。燭照吏弊。宣呈民瘼。登崇俊良。拔去凶慝。樹建國之基。躋昌明之域。庶幾於是乎在。故不憚勞瘁。著書富數萬言。冀當軸於弛張黜陟有所憑依。因勢因時以斟酌乎至當。忠誠謀國。爲民請命。固不必居高明之地。秉回鈞之力而後然也。一命以上。皆與有責。職責所在。不能自逸焉斯已耳。其效民胥蒙其福。其未效吾心猶得自安也。君子處世其施爲舉措自有本源。所不同乎流俗者類如此。惟是寇氛日熾。寢瀝及於中原。人民走死流離。焚溺水火不燭紀極。微獨泊廬龍江

治蹟不可復聞。卽口北臨蒞之鄉。其爲虎狼吞噬踐踏者有之矣。其危如累卵不保旦夕者有之矣。夫國之不國。吏治之就理奚由。決腹絕吭。苟延一息。遑暇從容爲髮膚容顏之飾邪。揚子雲云。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。吾益嘆泊廬之書雖美富。其不爲師金視同已陳芻狗者幾希矣。民國廿二年五月。武強賀培新序。

695.5
272
2



察哈爾口北六縣調查記

凡例

一、此編就調查所得。經歷所見。為敘述便利。分爲十章。章後有餘。聊供留心邊情者檢閱參考。非敢以著作傳世。故不重體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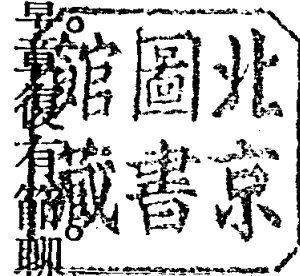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各縣田賦。於額徵外。因蒙地私行開荒。另有蒙租。俗謂之私租。每於私租上附徵省款。謂之另租。此項租賦。因檔案不齊。又為數甚少。年徵及其分晰數。均付缺如。

一、稅收數目。因各局檔案不備。每隔一任。便難稽考。故徵進數目之起止年月。各縣互有參差。

一、稅捐新由包商收歸官辦。每縣稅目。一仍舊日習慣。尙未整訂劃一。故

察哈爾口北六縣調查記

一



各縣徵收稅目。亦有不同。

一、此編多於途中草成。記事未能精詳。文字每傷拙陋。幸讀者諒之。

察哈爾口北六縣調查記

清苑楊溥

第一章 緣起

余於黑龍江出宰巴彥。二十一年二月。馬代主席占山。從海倫將赴省垣。此後政權已非我有。乃即日請辭。去職歸里。過北平。謁萬主席福麟。值北平政務委員會。遣員調查河北察哈爾兩省吏治。薦充調查之職。憂患餘生。本不願再作長途跋涉。然以萬主席勸勉甚殷。却之未得。適分配事務。指定察哈爾省張北、多倫、沽源、寶昌、康保、商都、及陽原、蔚縣、八縣。計僅陽原蔚縣。屬于外長城之內。其餘六縣皆遠在邊外荒穢之地。塞上情況。固爲世人所欲知。乃將見聞所及。調查所得。整爲數章。爲察哈爾口北六縣調查記。

第一節 赴張家口途中

察哈爾口北六縣調查記

五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。從北平寓中乘賃汽車起身。四十分到平綏車站。時旅客擁擠。方爭赴客車。當亦趁附。十二時零一分開車。一時七分到昌平。平原如掌。四圍山勢雄峻。惟乏林木。空氣乾枯異常。又山多花崗岩。受風易解。聽令童禿。將有轉變沙磧之患。不獨足致水旱之災已也。一時二十四分到南口。爲內戰喋血之場。車站有西北軍陣亡將士紀念碑。吾友賀孔才所書也。由南口開車時。機車位置轉移車尾。蓋平綏路北行漸高。斜度甚大。車皆爬山而行。防客車墜鉤出險。故移機車於後以承之也。車中遙望。長城起伏於危峯絕壑間。其城壁或範磚或雕石。堅實偉大。足見前人氣魄。按長城爲自周秦以來。隨其國勢各加經營。以防胡人。卽今之國防工事也。古人於胡騎馳突。猶苦心經營。爲防守之備。今外患日深。敵人利器迥非昔比。獨奈何無人留心關塞險要者哉。撫今思昔。爲之長歎。二時四十分。到居

庸關。古人詠居庸詩云。今夜不知何處宿。平沙萬里絕人烟。今輪車遠邁。非復昔日艱難矣。三時十二分到青龍橋。站台有平綏路開創人詹天佑君銅像。此路純爲華股。技術亦不假外人。君之功不可沒也。九時到張家口。已萬家燈火矣。投宿交通旅館。

張家口原隸河北省。察哈爾在清代設都統。民元以來。劃爲特別區。沿舊制存都統。駐節張家口。常與河北爭地糾紛。晉軍蒞察。請由中央劃居庸以北十縣改隸察哈爾。既由區改省。張家口躋爲省會焉。明代蒙古未曾內屬。居庸卽爲近邊之地。由宣化出來遠堡諸口。則爲大邊。卽今口北六縣之地也。終明之世。爲邊防重地。清由滿洲入關。奄有北國。乃設張家口、獨石、多倫額爾、三理事同知。以聽蒙古人民交涉之事。自此烽火不興。商農聚集。情勢與古大異。蓋明爲屯兵之地。至清以政治統之也。今外蒙淪陷。熱河動搖。口北

六縣。東界熱邊。北臨荒漠。防守之要。復與明代相同。國奉之役。奉騎入多倫。國民軍退南口。軍事上形勢可知。日本軍事家。每謂中國防守之地爲太行爲晉嶺。一若華北之地。可垂手而得。雖言近於誇。而求之實際。所論亦不爲過。蓋戰端一起。平津門戶大開。非可久據。長期抗爭。斯三晉兩河之北。爲勝負角逐之場矣。是察哈爾爲軍事之外衛。實形勝之地。兵家所必爭也。然今尙未聞有綢繆及之者。以視古人之防胡爲何如。夫明棄興和開平外患遂無已時。興和卽今口外之地。開平則轄及多倫。張北縣尙有興和故城。清乾隆帝沙漠詩云。高下龍堆萬馬趨。直將漠外作疆隅。漢家只守飛狐嶺。坐使中原失遠圖。深譏明室之無識。以爲坐失遠圖。今長城之險。漠北之曠。又付筆間視之。得不更而後人憑吊之資乎。

第二節 張家口市街

十四日早赴市肆觀覽。張家口街中貫河流。隔河爲市。河北稱舊街。有磚堡。河南稱商埠。多新式建築。中建鐵橋可通車馬行人。爲張之江都統興築。至今稱便。市房整潔。馬路多平坦處。由市街北望。皆黃色童山。空氣乾燥。有沙漠之風。商人交易樸實。毡毯商人在街旁陳列貨物。嘗領同客人到作房別選佳品。所陳貨物無人看守。從不遺失。此爲余親歷之真善良風俗也。十二時謁劉主席翼飛未見。派一王姓名樹人者代見。詢問轉赴各縣路程方向。隨訪高教育廳長惜冰。此君非素識。有人介紹相晤也。當約晚餐。十一時件民政廳長墉。代劉主席答拜。

十四日早八時。赴汽車管理處購買赴張北車票。時車已停一大院中。車身無棚箱。僅于平板上捆置行李。客人擁坐其上。長不過七尺。寬不過五尺。載客及二十餘人。人無容膝之地。皆危坐惴惴。互相牽扯。惟恐失墜。旅行中苦

事莫過於此矣。張家口汽車業。本甚發達。當外蒙內附。往來庫倫各地。絡繹不絕。外蒙甌脫後。商旅斷絕。此業因之衰歇。汽車現有百餘輛。僅多倫額爾一處間數日通行一次。輪班開駛。往往爭議紛起。建設廳乘機設處管理。取十一之利。業此者日益賠累不堪矣。十二時開行。

第二章 口北六縣沿革述要

口北六縣之地。前漢爲造陽郡。後漢置烏恒校尉治其地。是後代有更易。現爲縣治。卽張北、沽源、寶昌、多倫、康保、商都。是佔察哈爾東翼正藍旗、廂白旗、正白旗、廂黃旗、四旗。及西翼正黃旗半旗之地。爲從前清張家口獨石、多倫、額爾三廳所改設。張北多倫於民國三年改縣。寶昌於民國六年設治。今改縣。沽源於民國三年改爲獨石縣。至七年移治小河子。易今名。康保於民國十二年設治。商都於民國七年設治。今均改縣。

第三章 張北縣

十四日乘汽車行荒山中。極目皆黃色岩石。崢嶸左右。草木不生。空氣枯燥。人民聚處山麓。間有穴居士阜之間者。生活異常艱窘。田野中每於坡坂起伏間。穴有小洞。後詢之縣中人。知爲耕田憩息之所。蓋夏日炎熱。復無樹木蔭避。不得不穿地取涼也。車經峻坂數處。斜度甚高。土人名之曰壩。查口北三廳志。清初壩內爲農田。壩外爲遊牧地。今壩外百里內外。均成阡陌矣。二百餘年自然之變遷如此。車載客既多。重量極大。開行壩上。必須下車步行。車板上行李堆積。車身增高。上下頗以爲苦。車經古堡。詢之土人名膳房堡。元於興和建行宮。必行幸膳宿之所也。所經地質。多沖積層。岩石皆花崗岩。間有火山石塊。山巔或高地。時見土堡危聳。初以爲長城遺址。後詢之土人。謂爲敖包。爲蒙古古昔祠神之所。歲時致祭。舉行角力競馬化裝舞蹈。王公

旗長。參與典禮焉。晚六時到縣。

第一節 興和故城及行宮遺址

十二日夜。酣睡。曉起甚暢適。天氣遽冷。臨行原備袂衣。以爲足敷不時之需矣。而口北氣寒。實出意料之外。乃急購棉衣褲。旅店中人。猶以遠行必需皮衣相戒。蓋至此已入蒙古高原也。張北金爲撫州柔遠縣。建行宮。有樞光殿。元爲興和路。後升隆興路總管府。亦建行宮。領高原、天城、威寧、懷安、四縣。寶昌一州。明爲開平衛及興和守禦千戶所。據明史永樂二十年棄興和。爲韃靼諸部落游牧地。按地勢本甚重要。爲兵家所必爭。而明人輕舉棄之。形勝資敵。爲明外患啓端。可慨也。今興和故城及行宮均有遺址。因往游覽。據縣人云。現高初級小學校校基爲金樞光殿舊基。不知有何根據。據元史仁宗本紀。延祐六年增置興和預備倉。又元史志上都省官署有萬盈庫、萬億庫、

行用庫、廣積倉、上都銀冶提舉司、等官署。今小學校基址地內。掘有黑色腐穀、及石炭熔化之渣礧等物。又土中有斷碑二段。細辨刻有以上各官署名。稱。余疑其地爲官署林立之所。腐穀自爲倉穀。渣礧則冶銀所用者也。可爲鐵証。另于現縣署南卽今土城南門內一帶。有土阜。其地碎磁極多。並常掘有完整之器。磁多宋代物。曾掘得銅鐙及殿角獸頭等類。余拾得碎磁百餘片。辨其種類。則有帶麻醬點黑宋磁、暗花龍泉宋磁、無花龍泉宋磁、五彩宋磁、簿白宋磁、暗花白宋磁、銀青宋磁、白地黑花宋磁、厚白宋磁、刻花宋磁、帶花銀青宋磁、及各種元磁。是則宮殿所在地。不在學校而在土阜之上矣。惟金建樞光殿。元建行宮。或樞光殿遺址。元以設置各官署。另在今土阜之上。建行宮。亦未可知。縣人又在學校掘出一碑。載某國進明珠。記其事。惜掘出後復埋置地下。不可得而考之矣。按興和在金元兩代。旣均建有行宮。元文

宗本紀。載天歷元年。遣西僧作佛事于興和新內。一時之盛況。尙可想見。現於土阜中。曾發現藏泥小佛像。又見當時像教之盛也。余徘徊宮殿遺址。憑吊往蹟。不勝感慨。時有公安局長謝桓武君。復出示所得古銅鏡。鏡表裏皆光平無花紋。因新出土。尙粘有淡綠色絹絲數縷。蓋殉葬之物。豈當時后妃埋骨之所耶。爲之撫然。

第二節 張北政治現況

縣政頭緒紛繁。在現況下。一、省府無提綱携領之計劃。中央法令。切乎邊情。實際者甚少。托諸宣言不能見諸行事者多。二、縣政府亦無一縣之計劃。縣長若賢明。則隨人而異其政。否則因循苟切。但求無過而已。實不足以言縣治。三、登庸毫無標準。懲獎更無規則。有此三者。以言觀政。惟有就現存實況。而考究其大端。不能作條理之剖判也。爰區爲治安、賦稅、農村經濟及人口、

教育、建設及希望、各項。記其概況。

一、治安。張北轄境遼闊。人烟稀少。生計艱窘。爲盜匪出沒之地。惟尙無大服竄擾。在口北各縣。已屬安全之區。駐軍爲新編陸軍騎兵第一師師長張誠德。出身草澤。部下多昔日患難之交。駐縣日久。行旅每托庇護。得免椎埋。現調防河北。盜匪皆蠢蠢欲動矣。縣公安局。隸屬五分局。一公安大隊。各公安局官警共一百七十八名。公安隊長由局長兼任。各縣皆同。官兵六十六名。經費年共二萬六千零五十二元。此外復將舊保衛團改組公安分隊五。官兵五十四名。經費九千七百四十四元。此款由各自治區就地分攤。仍設地方保衛團爲捍衛各鄉之用。亦分五區。計常駐丁每區十二名。散在丁全縣共一萬零二百零九名。各區分配數目不詳。需費均攤自地方。每有匪患。此輩散在丁進行剿捕。甚爲得力。又各縣均由保安

隊中撥出一部。組爲聯防隊。聯合剿捕。然以地勢遼闊。少數部隊難收剿捕實效。又況指揮不靈。號令不一。故命意雖良。實同虛設也。

二、賦稅。本縣田賦年收一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餘元。地方正款爲畝捐。自治捐。其餘名目繁多。如差徭捐、車牌附加捐、牙用捐、店簿捐、電話捐、商捐、戲捐、契稅附加捐、婚書附加捐、地譜捐、屠宰附加捐、建築捐、稅捐局附設官斗捐等項。可謂苛雜已極。年預計收十一萬零零一百二十六元。支出以公安教育費及各局經費爲大宗。收支相抵。可盈八千五百七十八元。惟舊保衛團改組之公安分隊。年經費九千七百四十四元。仍就地自籌。不在縣財政局開支預算之內。稅捐局經徵稅目。爲車牌捐、斗捐、牲畜稅、油捐、店牙稅、米粟牙稅、牲畜稅、皮毛牙稅、秤牙稅、屠宰稅、豬羊腸稅、並營業稅、特種營業稅等項。稅局設縣城。附帶徵收菸酒印花稅。爲數不詳。

四鄉設分卡八處。二十年度收入爲十三萬四千五百五十七元。營業稅從二十年六月起至年終。收入八千一百四十二元零二分九厘。徵收繁苛。商賈稱病。

三、農村經濟及人口。本縣土質礫薄。氣候酷寒。不適五穀。惟產莜麥、馬鈴薯、爲民食所依。蕎麥、小麥、苜蓿、穀子、玉薯黍、麻油、菜油、等產額亦多。麻油、菜油爲出口物。可製髹飾器品等油類也。農民日常食品爲莜麥捲。莜麥條。莜麥捲製法。先將麥粉拌水揉成麵塊。然後分成小塊。在石面上用手碾爲薄片。隨手圈捲如筒狀。立置蒸籠。滿則高架水鍋。用蒸氣蒸熟。摻鹽醋豆芽等物食之。其味似小麥而性寒。初食每患腹瀉。多食尤甚。然土人習以爲常。不復爲患矣。地價負郭每畝不過四五元。漸遠漸減。至每畝一二角。間有棄地潛逃之戶。以地畝計算負擔。每畝共地方捐正款三分七

厘。合以糧租三分七厘。共七分四厘。爲數雖不多。然遇事攤派。舉凡保衛費。公安隊費。支應軍隊費。爲數且無限制。王言如絲。其出如輪。縣政府攤定數目。行之各區。其數倍增。行之各鄉。其數又增。浮冒中飽。其弊百端。詢之農戶。每一頃地之收入。每年產量爲值不過百餘元。租捐攤派。卽須年納四十餘元之譜。現任縣長劉志鴻君言。考查所得。攤派一項。全縣負擔最多時。曾達三十餘萬元之鉅。眞令人驚異。蓋舉凡一切駐軍警察。以及公務上之需要。卽出差車馬費。亦出之農村攤派。弊端不可勝言。全縣人口十五萬九千四百零九口。近年以來。有減無增。

四、教育。張北居漠南。爲邊疆之域。文化教育。因歷史短淺。無可着稱。近來學校及附屬設施。雖不完備。尙有起色。完全小學校七處。女子完全小學校一處。女子初級小學校三處。均係縣款。經費全年一萬五千九百零一

元。教員薪金。最高者十四元。最低者八元。未免過于廉薄。初級小學校一百十二處。代用學校之私塾十九處。全縣學童共一萬三千餘人。占全縣人口百分之八強。初級小學經費。均由鄉村自籌。幼稚園、講演所、民衆學校、均付缺乏。圖書館縣城內設立一所。最重要之書籍。爲萬有文庫、百科小叢書等。體育場。方在籌備。尙有天主堂附辦小學。其詳未及查考。於此附及一事。則余曾至縣黨部。職員某君。方從北平一大學領到講義。從事閱覽。爲一挂名大學生。黨員對一己之學術。輕忽若此。望其領導民衆安可得也。口北黨務辦理之不健全。又可知矣。

五、建設及希望。張北僅四鄉電話。正在興修。餘無建設可言。然縣境雖屬大漠風塵。而牲畜、皮毛、鹽灘、礦場、利源甚多。荒山空谷。隨處可以造林。若利用科學利益極大。尤以牧畜爲有希望。惟均屬人民自營。無大規模設

備。近因兵匪滋擾。亦受影響。而出口牛羊毛。每年運銷仍約十萬斤。將來用機器織毛成品。可爲北方一大利藪。不獨口北之福音也。再縣中經商多晉人。居民亦口操晉音。語調緩慢。服飾質樸。聞自此往東至沽源寶昌。西至康保商都。風俗大抵相同。惟一至多倫。則操北平音似熱河矣。

第四章 寶昌縣

第一節 由沽源轉寶昌途中

二十一日早七時。從張北縣啟程。乘轎車出北門。行向沽源道中。行五六里。路旁有石獅一蹲。石棱已不完整。足知其處昔時曾有廟宇宮室之類。路行一望平原。茫無涯岸。大風吹沙。紛然擊落車棚。若急雨之傾瀉。風勢由遠而至。轟如雷鳴。此行所見。冠絕平生。憶昔在吉林延吉。冬季風雪交加。吹灑如烟。差與此相侔。而汹涌之勢遠不及此。在一小村尖飯。詢知主人。有地二百

畝。一年收穫不過稜麥二十餘石。地價每畝二角有餘。生活艱窘。聞之撫然。晚宿一韓姓家。主人曾任團長。現退隱躬耕。有怡然自得之態。有田五百畝。差足自養也。七時半晚飯。風勢稍息。

二十二日早七時起身。天氣清朗。行至一村。名二道窪。護送之警兵前哨聞槍聲。詢之鄉人云。前村匪徒喊票未退。綁票之說。早有所聞。茲云喊票。尙屬創聞。後詢之土人。乃知當地方富庶時。匪徒綁票。爲挾持索財也。刻地方貧瘠。農人被綁已無力取贖。匪人窮于應付。始改綁票爲喊票。每到一家。檢點牛馬豬羊若干。每頭值十元則喊定一二元。限日交款。否則取携以去。鄉人權衡輕重。不得已如期交款。牲畜乃得苟安。於是農耕之家。雖畜牛一頭。亦難幸免于匪劫。又前行半里許。復聽路行人相告。前途茫茫山間。有李景春匪四五百人已盤據數日。該處爲赴沽源大道。出哨往探屬實。此行本東行

向沽源縣。爲匪所阻。臨時變計。折而北行。改赴寶昌。前後均有匪踪。同行者均懍懍危懼。行已過午。急入一人家尖飯。不敢久待。糞米粥充饑。急急北行。晚到魚鱗溝。宿止閭姓農家。村中空房甚多。皆避匪潛逃之戶。此輩農民。求生活於塞北荒寒之地。圖安居樂業而不可得。能無痛心。

二十三日早七時。從魚鱗溝啟程。行二十餘里。到恩克巴圖君宅。君爲內蒙人。宅前後列蒙古包數十。蒙古包者。蒙人游牧行宅。以細木爲骨作傘形。四圍支以木柱。上覆毛毡。四圍亦然。向陽處開一小門。甚低。須折腰出入。內部四週置木櫥。中有隙地設火盆。供取暖及烤食。爐外繞鋪毡毯。爲睡臥之所。西北隅供佛像及班禪大師像。在西伯利亞東部。及黑龍江北部各蒙古包。多于東方鬩草人。名爲薩滿。蓋滿洲俗。至今東三省跳神者。猶稱薩滿。一到海拉爾。卽不供薩滿而設佛像矣。蒙滿宗教之異如此。然海拉爾東方蒙古

包。有兼供薩滿與佛像之處。則風俗年遠混同。不知其所主耳。詢之恩宥管
事人稱。日本人每化裝到此。煽惑漢蒙感情。蒙人多洞燭其奸。無人聽信等
語。余于張家口住交通旅館。夜闌人靜。忽聽鄰室有唱日本歌者。次日詢之
店東云。係廣東人。日人每以其華語遲滯。冒爲廣東人。以自掩飾。日人謀我
無微不至。可不恟懼也。又稱。有西洋人數名。到此考古。相度地勢。發掘化石
骨甚多。刻蒙人已禁阻其事云。在蒙古包前攝像。車復前行。草原在望。一碧
無極。牧馬千百成羣。彌漫山谷。時則逸羣之馬。方驕騰奔馳。蒙古人持套馬
竿追逐於後。轉瞬之間。度越平岡。須臾復由平岡之側。繞回大羣。急駛如風。
誠爲快觀。曾記郎士寧畫套馬圖。其勢飄颻。頗得塞北風趣也。又行數里。見
山前水光蕩漾。似大湖。詢之御者。乃知爲一片白沙。因風成浪。蔚爲奇觀。蓋
古代大鹹水湖。湖水涸。草不能生。土人名爲土額爾。卽土湖之義。土湖之旁。

亦多草原。羊羣上下。在日光中忽明忽暗。風致至爲雋逸。又于一小山下。見黃羊數百成羣。此物野生。善馳如鹿。生而能走。胎毛一乾。追不復及。不易捕獲也。又恩宅旁有牛乳公司房院。詢爲蒙人經營。午後大風揚塵。明媚草原。頓成陰慘之象。一時半到縣。攪鏡自照。風沙吹面。如畫臉譜。爲之啞然。

二十四日早七時起。小雨。移時復變雪花。天氣驟冷。宿小店中。與店東劉姓談蒙古風俗。甚樂。拉雜記之。

竿馬。馬皆戀羣。出賣時。一經選取。輒逃不就範。此時須騎竿馬持長竿套之。竿馬皆訓練有素。又須質地精壯。千百中不易得一二匹。追逐時。第一須矯捷。第二須乖巧。逃騎越山奔馳。竿馬自由捷往突至。第三須有足力。一經追至。奔騎爲套竿所勒。竿馬即蹴立不動。以待騎者引韁。有此三德。然後可爲竿馬。故千百中不易一二得也。然馬役于人而自迫其同類。謂

之爲害羣之馬亦無不可也。馬畜類。其爲竿馬不足責。當今之世役于異族以自迫其同類者。比比皆是。佇望白山黑水之間。蓋于馬有同慨也。

嫁娶。蒙俗定婚。男子爲女子置頭面。頭面者。頭上之珠飾。或飾以眞珠翠玉珊瑚等珍物。或綴以琉璃粗石等廢鼎。價值軒輕。隨人家資以別豐嗇。嫁後離婚甚易。女子下堂求去。以頭面還之。其夫足矣。

贅婿。蒙人若無子。往往爲女招贅婿。爲贅婿者。可應數家之聘。爲之婦者。亦可私於愛人。尤以私於喇嘛爲常事。喇嘛不娶妻。然於其兄弟之妻及姊妹。均可擇而宿止。不以爲怪。

旅商。商人旅蒙。輒宿止素識之家。其家婦女慇懃侍奉。並有時共枕席。通情愫。雖婆媳相窺無忌。

蒙人目力。蒙古人目力銳敏。雖遠在十餘里。可以目取。土人謂蒙古人生

三年方剃頭髮。故目力强。余則謂蒙古多平原。遠望無阻。演爲遠視。非關剃頭也。

酗酒。蒙俗好飲。常大醉。然醉于馬上。從無墜落之險。胡人以鞍馬爲家。醉臥馬上。與醉臥几席間等耳。

尊男。蒙俗尊男。夫婦同車外出。男子安臥。婦女執鞭以行。

牧場。牧場分冬夏二種。夏期牧場至冬期草竭。別擇草原豐肥之地棲止。牧畜所賴爲天然草原。故馬冬春則瘠。入秋乃肥。胡人每秋高南下。卽此故也。

風與馬。馬喜行順風。羊亦然。牧者視風向如何。出必以逆。牲畜貪食故行速。歸必以順。爲喜風故行亦速。其善于控制如此。

服裝。蒙古人好着絲織。然新衣上身。從不更換。又好以手上污穢。揩拭衣

襟。故一經上身。便有油污。世謂故爲污損。以示富有者非也。

喪禮。人死用馬車載屍之平野。任其所之。至顛覆而止。就所止爲葬所。數日往視。鳥獸啄食則爲功德。否則生前罪孽。須延喇嘛唸經解之。

生計。就內蒙附近各縣地方言。生計皆甚艱窘。因闢地日多。草原日減。故也。近年蒙人多數移至陰山以北。亦此故耳。

第二節 適者生存之蒙古人

世多以蒙古人不進化。數千年仍保持游牧生活。余未到蒙古地方。亦深以其說爲然。一經親歷其地。則覺蒙人游牧。蓋別有故。蒙古地勢高寒。除接近長城之地。稍有農產外。餘多荒漠。不生五穀。樹木亦不易培植。生斯土者。既不能樹藝稼穡。則工商不興。自無貿易。捨游牧外。將何以爲生。且言游牧。則蒙地又極相宜。有廣漠之水草。有繁殖之牲畜。實天然牧場也。而天氣酷寒。

非牲畜皮毛無以供服裝。非牲畜乳脯無以供飲食。非牲畜積糞無以供燃料。非牲畜足力無以供運輸。非牲畜絨毡無以製穹窿。而蒙人游牧皆足以致之。是蒙地非游牧不能生活。非蒙人不善游牧。不耐游牧。謂之爲適者生存。誰曰不宜。

第三節 開闢蒙荒影響內地氣候

華北一帶。連年苦旱。陝甘各處。水源往往枯竭。地質學者有沙漠南移之說。以余游歷所得。上述災害。與近年廣開田疇。實有關係。蓋蒙古風向皆南吹。且風力極猛。在土地未開之先。草根縈帶。不惟沙漠飛塵。可得阻滯沈墜于其中。而近邊一帶。砂石不飛。邊內自無沙土擁塞之患。北地之風。今猶昔也。何以在昔則沙不南移。至今乃移沙爲患乎。不得謂非闢土之所致。余非謂口外之地應行放棄。但廣闢田疇之結果。則如此耳。

第四節 元寶昌故城

寶昌縣政府有石碑。高三尺餘。寬二尺餘。爲元至正丙申所刻接官廳記。碑額有蒙文四。碑文內稱寶昌古昌州。並載碑建南城云。是今治爲元寶昌故城無疑。然追尋遺地。已不可見。當拓二分。一備自存。一擬贈北平圖書館也。連日寒甚。有從外鄉來者。言去此北方百餘里。落雪驟寒。羊羣凍死百餘頭。因每到春夏爲剪取羊毛之期。驟遇寒天。致遭損害也。

第五節 寶昌政治現況

一、治安。寶昌臨近多倫、沽源、康保，亦爲多匪之區。縣政府兼理司法。對盜匪案件任意處理。失出失入。情弊甚多。駐防陸軍爲暫編騎兵一師。所屬之一連。刻亦奉命開走。縣公安局隸屬三分局。一公安隊。各局官警共八十一名。經費年共一萬三千二百元。公安隊官兵共四十二名。年經費六

千零四十八元。保衛團劃分爲三區。第一區團丁六十六名。第二區一百五十六名。第三區五十名。團丁仍有月餉。月八元。並其他服裝各費。均按區攤任。因辦理不力。效力微弱。不能抵禦股匪。余經過魚鱗溝。一農戶被搶。計全家僅母子。將其子擊死。搶去物件不過銀幣數元。余曾親歷其家。赤貧之戶也。家無隔宿之糧。在勢不致被搶。僅以儲有數元銀幣。遂爲匪徒覬覦。匪徒爲生計迫而走險。與人民居處之杌臬不安。可洞見也。余親見魚鱗溝全村各戶不設院門。詢之居民。謂一經設門。盜匪指爲富有。反致蹂躪。實不如洞啟門戶爲得計。古人以夜不閉戶爲昇平景象。今夜不敢閉戶。直與古情勢倒置。盜匪橫行。與農村破產。互爲因果。推其極。不全淪入盜匪不止。一經暴發。賢者不能善其後。明代流寇。已爲前車。況共產主義煽其焰。爲禍之烈。當更倍于流寇。蘇聯之共產。建設于紀律基礎之

上。故資產家軍閥地主一經推倒。而勞工勢力于焉成立。且漸趨于健全。中國之共產造因于紊亂。恐發動復。卽領導人亦不能約之入于正軌。惟有潰亂滋擾。長期恐怖而已。澄本清源。與夫應付現勢之良策。尙未聞有人切實籌議及之。

二、賦稅。本縣田賦年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元。地方正款。爲學款、警款、公安隊款、財政款、建設款、等捐。均可歸納爲畝捐。更有自治款、區款、等數項捐款。另有稅契附加、農會款捐、左右翼牧場私租提成、及車牌捐附加黨費、牲畜牙稅附加電話費、屠宰稅附加補助地方費等雜項收入。年共約收六萬四千餘元。支出以教育公安費爲大宗。年約三萬五千餘元。收支相抵。本有盈餘。因連年荒旱。並遭兵匪之擾。徵進不及三成。虧款甚多。地方財政局。另發一種不兌現之銅元票。以濟其窮。於是紊亂困窮。弊端相

繼而生。縣政府惟聽令紊亂而已。至稅收機關。前爲商都稅局分所。刻改設爲寶昌稅捐所。稅目爲牲畜稅、牲畜牙稅、米粟牙稅、皮毛牙稅、屠宰稅、車牌捐、豬羊腸捐、斗捐、牙捐、油捐、並營業稅等項。自二十年一月改所日起。至本年五月中旬止。計共收正稅洋五千四百餘元。營業稅五百七十餘元。附帶征收烟酒印花稅。爲數不詳。稅捐所設縣城。另在城外設分卡兩處。查驗所一處。

三、農村經濟及人口。本縣土質含有沙石。不宜五穀。農產物與張北同。地價負郭之地每畝三元。漸遠漸低。以至於數角。間有棄地他移之戶。以地畝計算負擔。每畝地方捐正款四分五厘六。合以糧租三分六厘。共八分一厘。其餘雜項捐款。不能數計。在魚鱗溝堡子。詢據鄉人云。每年每頃地正供不過十元。雜項攤派則爲三十元之譜。每頃地出產如歲豐。年不過

百餘元。是農民血汗所得。實以半數供之國家與地方。至攤派之冒濫。人人言之痛忿。縣政府對供應之應否支給。攤派是否核實。從不過問。聞某次迎接某官。費去四千餘元。真駭人聽聞。至其經手收支。此種迎接費機關。則有所謂九保聯合辦公處。該處無監督機關及編制。僅以口頭得縣長允許爲己足。此九保聯合辦公處。爲縣城辦事機關。各區各鄉各有具體而微之類似機關。當收支之任。而浮冒開支則一。商民交受其病。然皆安于緘默。莫敢有言。與之談及。惟有長歎。此一聲長歎。若撫今思昔。不勝叔季末世之感者。其處境之苦。真可哀也。茲更有一事。足以附述于此者。則余職務調查縣政府畢。上述九保聯合辦公處處長。曾率農民三五人。持呈保留縣長。則其與縣長之關係。又可知也。全縣人口三萬五千八百四十八口。近年以來。日趨減少。

四、教育 寶昌地當邊陲。人口稀少。城內只完全小學校一處。共高初二班。學生八十八名。內女生僅五名。經費由教育款開支。月一百七十七元。四鄉鄉村小學校十處。每處學生二三十人不等。鄉村範模小學一處。人數更少。此種學校以財政局無款。改由各區按戶按畝分攤。各校教員薪金。每月十元之譜。此外別無社會教育之設施。學生以三百八十八名約計。占全縣人口百分之一強。

五、建設及希望 本縣原爲草原。新闢田地。實業殊不發達。然塞草肥美。多單子葉。含養料甚多。牧畜極爲相宜。清朝本以此處爲牧養官馬之場。如左翼牧場、右翼牧場、讓黃旗牛羣牧場、讓黃羊羣牧場。或已開放田地。或仍保持原狀。其牧場則沿清例。歸中央政府直轄。尙有官馬若干匹。私人經營牧場者。民國十五年前。甚爲活躍。嗣受兵匪之擾。損失奇重。刻已無

人經營。如地方安堵。猶有復興之望。右翼牧場總管薩穆端隆普。曾僱用俄人製造牛乳黃油。擴而充之。亦爲大利源。至礦產。據建設局長程瀛君告稱。曾發現煤礦一處。尙未經專家試探。附近燃料缺乏。皆仰給于牲畜之糞。如能開採。足供各處需用。爲利亦溥也。

第五章 多倫縣

第一節 赴多倫途中

二十七日從寶昌啟程。晚宿保安堡張姓家。北地土匪縱橫。居民多築堡自守。否則如前記魚鱗溝事。須聽令土匪任意取奪。所謂夜不敢閉戶也。二十八日五時。從保安堡起身。一路東行。平山彌漫。淺草如茵。百靈鳥雲燕之屬。飛鳴上下。盈耳不絕。時有鴻雁成羣。棲集沙草平鋪之地。與牛羊之羣。交相掩映。路經一地曰大梁底。蓋一小山之麓。梁下有華興墾牧公司。在民十五

以前墾地牧畜甚爲發展。後遭兵匪之擾。牧羣搶刦一空。現已歇業。口北各縣所有事業均廢于民十五以後。觀政者可得一印象。午在邊牆地方董文祥家尖飯。董爲內蒙人。蒙名烏可達。現充多倫聯防隊分隊長。房舍已漢化。而院中猶置一蒙古包。爲其僕人棲息之所。主人未在。使者供牛乳豆腐。其製法用牛乳熬煉成之。形似豆腐。故土人以牛乳豆腐名之。味羶不能入口。蒙人以爲無上珍品。邊牆已近多倫。氣候稍暖。以地勢低下也。是日精神爲之一振。蓋著名之喇嘛廟。行可於眼底收之矣。飯後出院外閑眺。見舍東尙有二蒙古包。詢爲烏君出嫁女所居。趨前視之。女主人懇懃招待。讓至包內。以茶相饗。女主人頭滿珠飾。珊瑚翠玉之屬。皆非凡品。蓋蒙人好珠寶也。周旋其間。如置身戲劇。亦爲此游嘉趣。從邊牆起身。晚七時抵多倫縣城。

第二節 多倫市街

二十九日早六時，游覽市街。道路曲折。市肆高下。因地勢不平。建築亦無秩序也。市內各商店。近爲外蒙甌脫。貿易斷絕。大半皆倒閉。按多倫額爾之名。原爲蒙語。譯言七個水沼也。本爲一片荒沙。清初建彙宗善因二寺後。交易始盛。多倫額爾一地。儼然爲外蒙之一樞軸。并爲漢蒙貿易中心。其興也由于蒙古內賓。而其衰也由于外蒙甌脫。與蒙古之關係。有如此者。刻多倫商賈。羣望外蒙收復。若大旱之望雲霓。但世道三百年一大變。運會所趨。昔日繁華。不知果可恢復否也。市內有三官廟。建於清康熙丙申（五十五年）規模偉麗。爲商人集資所建。其時商賈殷盛。可得見之。按丙申去庚午建彙宗寺。纔二十六年。商業激進。有如此者。追懷往蹟。真令人驚訝不置。又有山西會館。附建關公廟。亦極壯觀。均當時建築物也。多倫商業。向分燕晉兩幫。仍推晉人占據優勢。至今猶然。山西人善于經商。令人佩服。各商多開業數百

年。磁器用品。多清初物。此在當時爲隨意購置。歷二百餘年。竟成珍物。北平古董商。年必數起。收買古物于此地。藏佛、藏毯、藏畫。又均爲無上名品。得之者往往博取厚利。近年搜求無已。亦漸絕跡矣。市中交易蕭條。巨厦櫛比。內不過夥友數人。看守舊業。靜待時局之轉變而已。脫無希望。蓋早已置業務于不顧矣。據一商人云。多倫當清咸豐同治最盛。商號增至四千餘家。且多殷富。蓋多倫縮轂內外蒙。饒有牛馬羊駝等牲畜毛皮。以與內地出產之綢緞布綿茶葉珠飾雜貨行實物交易。由多倫商客媒介其中。一轉手間。市利倍蓰。山西河北各地資本。往來活動。附麗而興之事業。如匯兌運輸當行雜貨等商。亦盛極一時。不惟多倫一埠。蔚爲大觀。卽山西河北各縣。每年從多倫流入資金。爲數亦甚鉅。雖數難統計。然余從口北歸途。經過陽原蔚縣。詢之士紳。謂每年從蒙古匯入資金均不下三百餘萬元。其數字亦自可觀。當

商業盛時。西北至庫倫桑貝子。北至滿洲里海拉爾。均爲多倫商人勢力所及之地。迨光緒末葉。中東路通。內外蒙左翼之貿易。被該路吸收。割去大半。其時多倫商號。已降至千餘家。至民初外蒙獨立。商旅裹足。然猶於取締監視之下。勉取微利。直到中俄戰事發生。外蒙全然封鎖。華商貿易之路。完全杜絕。財產沒收於外。事業衰歇於內。多倫商務一蹶不振。以至今日。僅餘三百餘家。且均勉強支持。以待時機之回復。一般商客。談及黃金時代之盛況。蓋均不勝今昔之感也。然多倫商業不振。其總因固由于外蒙阻塞。而其遭遇之不幸。猶不止此。據一般商客所談。當民十五年奉軍與國民軍相持于此。兩軍出入者數次。元氣虧損。已難以數計。又兼某次奉軍攻入。統帥穆春。謂多倫人民協助國民軍作戰。號令士兵。入城大搶三日。焚殺搶掠。全城商號無倖免者。又據一商人談。一軍官在商號搜得毯子數條。認爲國民軍存

物。遂將掌櫃拷打。仍用石擊碎頭臚而死。又到一著名商號。見儲存白麵甚多。亦指爲國民軍物。搶劫搬運。轉售營利。商號不得已。將餘存麵粉。送交軍部。乃免于難。類此情形。不一而足。計被殺害三百餘人。至今多倫商人。提及此事。猶有餘痛。喇嘛廟。建于清初。內存珍物甚多。軍兵侵入廟內。數百年名蹟毀于一旦。蒙人切恨。無如之何。連年內戰。文化經濟摧殘弗已。瞻念前途。爲之長嘆。

第三節 著名之喇嘛廟

三十一日。參謁著名之彙宗善因二寺。卽俗所稱之喇嘛廟也。據口北三廳志載。彙宗寺在多倫諾爾北四十里庫倫地方。康熙三十年。聖祖仁皇帝。宴賚蒙古喀爾喀等外蕃君長於此。從諸部落之所請。卽其地建廟。命百二十旗旗各一僧居之。康熙五十年。賜額曰彙宗。匾曰聲聞屆遠。御製碑文紀其

事。寺有正副大喇嘛各一員。頒印信俾正者掌之。其文曰總管多倫諾爾喇嘛第扎薩克大喇嘛之印。呼爲舊廟。乾隆十一年欽差抵廟。賜性海真如一匾。善因寺在彙宗寺西南里許。雍正九年。世宗憲皇帝勅建。以居章嘉胡土克圖胡畢爾罕。仿西藏達賴喇嘛所居都崗之式建置。都崗者。華言經樓也。其制門二重。左右鐘樓各一。御書清漢文碑亭各一。正殿二重。前殿爲樓。共八十一間。其中柱皆中空以洩水。制作工巧。殿皆覆以黃琉璃瓦。周以繚垣。鉅麗無比。賜額曰善因。匾曰慈雲廣被。寺有正副大喇嘛各一員。無印。俗呼爲新廟。乾隆十一年欽差抵廟。賜智源覺路匾。志稱彙宗距多倫四十里。實去多倫不過五里。今呼彙宗爲東倉。呼善因爲西倉。倉者。蒙語寺也。兩寺均規模壯麗。雖糝飾已爲風雨剝蝕。然輝煌氣概。猶可想見。彙宗下層爲佛殿。上層兩旁置跳鬼服裝。中間仍爲佛座。善因下層爲佛殿。上置經典。仍有佛

坐。兩寺正殿下層左首。均有小閣。覆以黃幕。供歡喜佛。閣前均各置虎豹各一頭。形同標本。相傳爲清某帝獵得供之佛前。善因並挂假人皮等物。彙宗則無之。歡喜佛。不知出何梵典。據伴游之喇嘛言。此金剛也。能伏一切魔鬼。閣前列刀弓等武器。爲金剛伏魔所用。至人皮則爲所殺虜者也。身上有女子相抱與交。蓋示金剛不壞之身。可伏此淫鬼也。然其精義。則疑莫能明。善因閣前虎豹毛已半落。相伴之喇嘛云。穆春兵士入寺。手撫此物。毛隨手落。因彼等皆惡人。手之所撫。皆爲不潔。神不能容。故隨手落也。亦一段神話。善因二層樓上有金城一座。罩以玻璃。城具櫓雉。階旗幟。傘。佛之烏托邦也。城爲銅製。包以赤金。遂有金城之說。穆軍入寺。蟻附爭奪。旣金城破碎。始知內皆銅質。又爭相棄之。而名貴之物。已無端破損矣。善因存佛像甚多。除大佛量重不能移動。其餘不下千百尊。刼取一空。余在黑龍江海倫縣。手軍

界人某家。見其供佛數尊。中爲俗工所製粗銅觀音像。爲世所稱。理善會中人所供養。價不過銀元數毛。左右供有極名貴佛像二尊。余商之主人。擬請佛一尊供養。當謂除中間佛像外。左右兩尊。任余選擇。此名貴之佛像。遂得入於余手。某君從軍來往大河南北。必爲取諸古寺院中無疑。乃其自視。反在俗工所製粗像之下。則穆軍所取之千百佛像。料必亦與余所保有者同一遭遇。不勝爲佛教文化悲也。幸善因存經無恙。伴游之喇嘛。取出一部。藏以木櫥。包以綿襲。經皆藏文。頁各不相屬。猶存貝葉書經之意。余於二寺均恭謹禮拜。並助香資。游畢復往謁彙宗副喇嘛。談甚久。據其告余。前有一匈牙利人來寺參觀。行佛禮。自稱爲蒙古後裔。前三百年。其國仍存蒙古服裝。今始歐化。問余西方果有此國不。余一一告之。荒檄大漠。乃有此匈牙利人。訪其數千年祖若宗傳衍之地。真一異事也。兩寺存西藏畫佛像甚多。極珍

貴。余於寺中見之。乙佛居中跌坐。化身千數。服裝互異。而儀容無不相同。畫用石青綠。兼以描金。極輝煌之致。據喇嘛云。此物時被盜竊。以重價轉售西人。蓋均清初珍品也。又兩寺存西藏古毯甚多。遭穆軍劫掠。失去大半。兩寺既建于清初。當開國隆盛之時。故收存多屬名貴。今已逐漸散失。似一物之微。亦同內外蒙萬里屏障之域。同其運命。余固有愛佛教文化。尤深慨乎國威不振。政治不修。以致於此也。

第四節 多倫之美術

六月一日。赴市肆參觀製佛像技術。佛像爲此邑名產。大至旬丈。小至盈寸。均能範銅鑄造。余歷觀數廠。存像均甚多。儀容微妙。衣紋挺勁。古致極有美術價值。國人于造像本甚擅長。今似僅存此多倫數十作家。詢之廠中。謂近因外蒙歐化。佛像不甚銷行。學徒逐見減少。常此不能轉變。業此者恐將不

復支持。佛教文化。僅存于大漠中者。亦將隨時勢而滅絕矣。

第五節 多倫在國防上之地位

多倫縮穀內外蒙。在昔爲交通重鎮。明爲開平衛轄地。自明棄開平。坐失地利。外患之來。肇因于此。此歷史上往蹟。足證多倫在國防上地位之重要也。有清一代。撫綏內外蒙。歡然無間。故患不生于北地。而防守之勢亦異。現在三省淪陷。熱河危急。北方屏蔽。又繫乎多倫一隅。論者謂國禁大開。門戶洞闢。平津之地。早已如珍寶之棄置通衢。遑論多倫一城。殊不知平津逾危。多倫之守備愈關重要。蓋我國對外如有戰事。若謀長期抗拒。平津固失。而山西河南之地。則不可不力戰以保之。已如前記。保山西河南。斯南口保定二地。乃爲北方要塞。多倫在張家口之東北。居山西及南口之側。守山西南口之地。多倫爲軍事上所必爭。倘多倫不守。南口山西雖險要。不足以言守矣。

此証之國民軍與奉軍之戰。可得一實例。雖然多倫四戰之地也。守豈易言哉。謀國者應早爲之計也。

第六節 多倫政治現況

一、治安。多倫與熱河壤地相接。時有股匪出沒。因長期擾亂。民戶大半逃散。蓋地勢平坦。賊騎奔馳。一日數百里。進剿則合爲大股。解圍又分頭綁掠。重兵追擊。又復逃赴熱河。驍悍狡詐。最不易治。前由新編騎兵第一師一團駐紮。近亦開拔。匪勢更熾。公安局隸屬三分局。一公安大隊。公安局官警五十二名。各分局一切職員。因區地遼闊。民戶凋零。實際無事可辦。均由公安隊兼任。計公安局經費。年八千六百餘元。公安隊官兵一百二十一名。其經費第一分隊由城區民商各戶按五等派捐。甲等每月二元。乙等一元六角。丙等一元二角。丁等八角。戊等四角。額支每月三百二十

七元。二三四五各分隊。屬地方負擔。近因災害頻仍。無法攤派。僅於護送商旅時。按車輛里數索取護路費抵補薪餉。歸財政局派員稽收。呈報縣政府備案。數目盈虧無定。開支時虞不足。民團劃分四區。第一區長丁一百八十三名。第二區長丁三百八十三名。第三區長丁一百七十六名。第四區長丁五十八名。共計八百名。一區地當縣城。有時尙能協助防守。其餘團丁。不過徒擁虛號。蓋前之公安隊五個分隊。原爲保衛團改編。槍枝取自民間。茲另飭成團。在人民以爲保安隊既屬團丁改組。以之保護行旅。無益農民。重立團甲。負擔更重。故于擴充民團。頗多滯碍也。茲有一事足述者。則多倫商團。實力實較各縣爲優。其歷史亦甚悠久。自民初改縣。舊衛署炮手改組爲馬勇。經費由商會負擔。民十外蒙獨立。本縣有軍事行動。宣布戒嚴。各商添招人數。將馬勇改爲商團。以後或增或減。現又改

爲商團馬隊。設總隊長一人。下隸三個支隊。各設支隊長一人。隊附二人。每一支隊隊兵五十名。分作五棚。共一百五十名。另有步團八十名。均職司保護商旅。往來張家口及內蒙各地。其經費。由旅商分別車輛路途遠近。交納費用。民國二十年。全年收入一萬九千餘元。除開支不敷一萬五千餘元。經商會擔負。此項商團。各配子彈甚多。實力充足。足證多倫商業所關之重要。與其自衛自保之理智。實遠在一般人民之上也。三百年來商業發展。豈偶然哉。

二、賦稅。本縣田賦額徵一萬七千五百餘元。地方正款。只畝捐一項。餘爲牲畜捐、斗捐、戲捐、鮮貨捐、木捐、妓捐、提籃捐、民戶捐、商捐、肉行捐、廟產捐、店簿捐、糧捐、城區公安隊款等項。征收極爲繁瑣。連同學田地租。年約共收三萬一千餘元。近以各業不振。田地荒棄。收入不過一萬餘元。支出以

教育公安費爲大宗。歲出三萬四千餘元。收支本不適合。茲復因收成不足。虧欠愈多。各處經費甚爲困窘。近有人提議加捐抵補。但于百業凋敝之際。實應力求緊縮之計。稅捐局經徵稅目。爲牲畜稅、牲畜牙稅、皮毛稅、秤牙稅、店牙稅、屠宰稅、豬羊腸稅、車牌捐、斗捐、米粟牙稅、油捐等項。就正稅計算。二十年度全年實收六萬六千一百餘元。營業稅實行未久。現無統計。印花菸酒附帶徵收。爲數不詳。總之。多倫一縣。國家及地方收入。多出自商號。繁苛之患。商人言之痛心。誠有不堪負擔之勢。又多倫現洋缺乏。由商會指定殷實商號數家。保證發行紙幣十餘萬元。名爲商票。市面流通。信用甚佳。可作匯兌。亦此縣一特例也。

三、農村經費及人口。本縣商賈多而農民少。土地貧瘠。天氣嚴寒。山地概無林木。農產與張北同。因外蒙阻塞。商業不振。匪患頻仍。民不安業。時有

饑民來縣索食。現在四鄉民戶極少。每村不過十數戶三四戶而已。且各村相距甚遠。數十里百餘里。常無人烟。聞某村人戶數家。携家逃避。爲匪所阻。反仗助錢米安慰多端。勸令留止。備往來尖宿之所。民生凋敝。一至于此。地價每畝上地三四元。下地不過數角。近來棄地潛移之戶甚多。以地畝計算擔負。每畝地方正款三分。糧租四分六厘。共七分六厘。雜項攤派。卽支應軍隊等項。每頃地年約十一二元。每頃地生產若遇年豐。可得百餘元。是力耕之餘。殊難得溫飽也。人口兩萬零九百四十四人。日見減少。

四、教育。全縣計完全小學校一處。女子完全小學一處。初級小學三處。女子初級小學二處。共計學生三百餘人。每月經費三百八十五元二角。回教公立初級小學一處。經費除由地方公款內每月補助大洋二十九元。

六角外。餘由校中于屠宰及羊腸兩項內自籌。理善會私立初級小學校一處。經費均出自籌。以上九校。統在縣城。因全縣人口不過兩萬餘。四鄉村落稀少。加以連年土匪肆擾。故鄉間未設小學。因師資缺乏。于本年三月成立師範講習所一班。學生三十餘人。教育局設有圖書館一所。存書多不適用。別無社會教育。全縣學童數與人口比例爲百分之二弱。

五、建設及希望。本縣於清初建彙宗善因二寺。歲時會見蒙古王公。嗣後乃有商賈。其四週之地。初爲草原。後乃闢爲田地。當內外蒙產物出口之衝。雖商賈林立。但無大規模實業組織。亦無何等建設。惟毡行製造各種毡毯。行銷蒙古。帽行製造毡帽。運銷東北各省。爲本縣名產。銅行製造銅佛。行銷蒙古。其範鑄之形態。雕刻之精細。饒有美術價值。若牧畜一項。迭受匪擾。已瀕破產。造林一項。古代雖爲林木叢生之區。採伐早已淨盡。均

有待于計劃與實施也。又縣產白城。爲一大利源。刻有德國人設莊收製。有志之士。可於此講求開源之計。

第六章 沽源縣

第一節 赴沽源途中

六月三日早五時半。從多倫啟程。午後半點鐘到邊牆。在司家店尖飯。店凡七楹。碎木拼湊而成。靠山牆東西各築大坑。站地一楹半。客人縱橫臥于其上。又與關東之南北大坑異趣。到時值雷雨大至。護送隊兵報稱。前途有桿子於昨日竄到大道附近哈巴橋地方。如今日移動。正與相值。同行人均爲變色。桿子者。土匪之大股也。此桿報字合字。爲數百名大股。橫行已久。不敢輕視。或議暫停。聽得確息。再行前進。余則力主速行。意料土匪昨日竄入。次早雷雨。必不冒雨移動也。羣以爲然。乃乘雨行。途中雷電交作。電光閃動。直

垂與地面相接。電光甫斂。轟然一聲。繼之以大雷。雖奇觀。亦險絕也。行過哈巴橋。果不見匪踪。詢之土人。謂仍盤據附近未動。七時半。到大梁底。宿張家店。店東名張錫元。河北安國縣人。來此已三十餘載。娶妻生子。不作歸計矣。雨竟夜不止。

四日早七時睡起。同行者病一人。服藥出汗。停未即行。遙望南面諸山。白雲橫帶如絮。映照山巔。體然悅目。詢之店主。始知爲獨石口山峯積雪。風光壯麗可觀。蓋昨夜落雨。高峯嚴寒。已飛雪矣。同行人病蘇。八時啟程。午在紅城子。白姓家尖飯。白姓主人名玉山。爲沽源富戶。房舍建築甚堅實宏敞。爲匪所擾。不敢安居。大廈連雲。難得容膝之地。已避居平定堡逃難矣。五時到平定堡。平定堡者。在民十四建以防匪者也。堡內多公教徒。有天主堂。司鐸爲荷蘭人。堡即教友所建。築成之後。附近民戶相率遷入。居不數年。儼然成市。

在堡中聞沽源前有人收編合字土匪。已經收安。忽又譁變。更肆行搶掠。所過民戶。婦女無幸免。真浩劫也。入晚小雨。

五日早八時啟程。行未及三里。護送之隊兵。折回報告。前途雙井村有匪盤據。見官兵前進。出而追逐。乃回轅復至平定堡。嗣詳探乃知爲沽源縣政府派來迎接之警兵。互生誤會。各疑與匪相值也。足見口北土匪之多。爲之好笑。沽源地勢漸高。寒度徐增。下午四時到縣。住孫姓家。據縣長蔡君清禪告說。省中收降合字股匪未安。土匪反乘收編之際。無人剿捕。肆行姦掠。縣三區丁莊灣。被匪燒燬房舍百餘家。全村殆成灰燼。十二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婦女。均被姦淫。刻仍盤據縣城附近村落。已電省派軍隊前來澈剿矣。沽源從設治以來。城內商號不過三家。民戶數十家。新築石城。關東西南北四門。僅東門一處開放。餘均關閉。蓋荒村耳。同行人病。請醫診治。爲監獄書記。

兼醫官某君。此邑國手也。其閉塞荒僻。可見一斑。

七日新編陸軍騎兵二旅二團團長黃任君號銳夫。來縣剿匪。過寓訪談。所率兵士。風紀甚佳。人民謂于東北軍中所僅見。與黃君談。亦一志士。余篋中存紀效新書一部。舉以贈之。

八日。黃君請晚飯。

第二節 沽源政治現況

一、治安。查沽源隣近熱河豐寧縣。時有股匪出沒。近因察哈爾騎兵二旅斬副官長。來縣招降土匪。于是沽源豐寧兩縣交界之匪。均集于沽源三區一帶。未及點編。突動手擄掠。計縣屬丁莊灣敖包底被害最烈。縣商會主席委員葉鴻逵。由省回縣。途中被綁劫去。全縣惶恐。均以股匪不除爲慮。公安局隸屬三分局。一公安大隊。公安局官警五十七名。每一分局

官警六名。經費年共九千二百一十六元。公安隊官兵五十二名。經費年六千元。此項公安隊。係由保衛團改編。並無專款。仍按畝攤收。此外另由保衛團改編聯防隊一隊。隊長一人。士兵三十名。經費年六百元。亦按畝攤收。查聯防隊。在張北等縣。係將保衛團全行改組公安隊。再由公安隊撥出一部負擔各縣聯防責任。本縣係將保衛團一部改組公安隊。一部改組聯防隊。稍有差異。民團劃分爲四區。第一區長丁八十五名。第二區六十五名。第三區三十名。第四區六十五名。平時防守稍可倚助。進剿大股。實力不足。

二、賦稅。本縣田賦年收二萬七千六百三十餘元。地方正款爲畝捐一項。餘爲鹽房商捐、稅契附加捐、牲畜牙紀捐、店簿捐、婚書捐、戲捐、等項。連同學田租並公款生息。年共收三萬四千餘元。近以匪患頻仍。民不安業。二

十年度實收爲二萬五千餘元。短少八千餘元。支出以教育公安費爲大宗。歲出三萬四千餘元。收入不敷支出。徵收局徵收稅目。爲斗捐、米粟牙稅、牲畜稅、牲畜牙稅、車牌捐、油捐、屠宰稅、豬羊腸捐、皮毛牙稅等項。全年正稅比較額。爲二萬零一百元。實收數未詳。菸酒印花由稅局附徵。數目不詳。稅捐局設於平定堡。離縣城三十里。外有分卡六處。

三、農村經濟及人口。本縣北境因天寒多風。產物稀少。農產種類。與張北各縣同。迤南接近長城。氣候較良。有白河貫流。土質亦佳。可種稻田。近山之地。並宜栽植果樹。惟商業不振。缺少殷實舖戶。地價上地每畝六七元。次地每畝三四元。下地不過數角。棄地之戶尙少。以地畝計算負擔。每畝地方正款三分四厘。糧租四分二厘。共合七分六厘。雜項攤收。難以數計。就可得計算之款。爲公安隊六千元。聯防隊六千零五十九元四角。服裝

費臨時攤支。其餘公差支應等等。詢之鄉民。每頃地多至十五六元。少亦十一二元。每頃地年收入約百餘元。人口十萬零四千二百四十一口。

四、教育。沽源民智不開。文化落後。以往學校設施。多因陋就簡。自民國十九年。始從新加以整頓。逐漸擴充校數。現有完全小學三處。共學生三百二十九名。師範講習所一處。學生三十七名。全年經費共一萬零四千四百餘元。由教育費項下開支。各鄉小學六十處。男女學生一千八百四十四名。全年經費九千六百元。由各鄉自行籌攤。教員薪金高級月二十五元。初級不過十餘元。又民衆學校二處。平民閱報室二處。宣講所二處。按照全縣人口比例。學童僅百分之一。

五、建設及希望。本縣亦爲農產區。無實業組織。牧畜一項。近因匪擾。多已衰歇。如人得安居樂業。仍可恢復發展。因平崗起伏。草原甚多。隨處可供

牧場之需。南境接近長城。山谷縱橫。宜于樹植果木。故杏仁爲本縣特產。將來試種各種果木。亦足以富裕民生。本縣四鄉電話。方從縣城興修至平定堡。民生凋敝之餘。殊難一舉成功也。

第七章 康保縣

第一節 赴康保途中

九日啟程。在高山堡尖飯。有天主教堂。自衛力甚強。飯後聞附近有匪。商議行止。嗣決冒險前進。車行甚速。過一山谷。御者色變。加速趕行。云其處向爲匪人出沒之地也。晚五時安抵寶昌縣城。同行及車夫等。皆若釋重負。詢之縣中人云。土匪昨日西竄。故未與相遇。又不勝竊幸。往慶陞小店。仍前過縣城舊店東也。入夜小病。

十日早六時半啟程。昨夜大雷雨。車行草原中。遙望平蕪。與青山白雲相映。

掩。別有一段風光。到哈比兒地方尖飯。沙際荒村。人家三數而已。在于姓家飯。遇一捉百靈鳥者。王姓。清苑縣人。每年到北地捉鳥販賣爲業。其捕捉百靈鳥。仍僱用本地土人爲之。不過出資收買而已。逐日收養至千數。然後挑赴內地販賣。土人捉鳥。固不辨其雌雄也。收買人取而觀之。立加辨識。雄者善鳴。買而喂之。日給豆粉三數回。雌者立遭摔斃。其狀甚慘。另有練習販鳥者一人。則又專收此委棄之鷗。如法喂之。隨到內地零售。冒以爲雄。購者又不辨也。惟云沿街叫賣。不敢投店發莊焉。其喂鳥也。據稱亦重經驗。余見其用豆粉拌水捲爲小棒。填至鳥口。粗不下嚥。勢若壅塞垂斃。然鳥口承食。逐漸入腹。不爲害也。初學之人。惟恐其壅塞以死。則鳥不得飽。逐日委縮。不待起運。已凋傷過半矣。故販鳥亦須經驗。習之者先取其雌。歷一二年。習之熟練。然後可出資販運以爲生也。雖小道。其艱難如此。獨怪今之士大夫。或學

而未成置身要路。若經國濟民之大業。彼皆生而知之。天下之人。又安免乎凋傷過半也。又鳥在沙磧結窠。須蜉出七日。然後人工喂養得生。否則必無生理。缺一日不可也。土人捉得小鳥。出示販鳥人。一望而知其蜉幾日矣。過七日則留之。不滿七日則棄之。非老于此道者不辨。晚七時到康保縣城。夜間身體不適。睡眠不佳。十一日早五時起。有各地方人來訪。康保民十二設治。城爲土築。城內大小商號三十餘家。居民甚少。北與蒙古正白旗相距九十里。纒黃旗八十里。我國直接施治之最前線也。城在叢山中。產牲畜之屬甚多。聞山中又產水晶石。但未開採。正白旗、纒黃旗、有公教傳教徒。並建天主堂多處。蒙人信仰者不少。余聞此事甚爲驚奇。蒙人于佛教根深蒂固。何術使皈依基督教。此不能不深致欽佩于西士之傳教者也。去縣城二十餘里。有農村。得白色宋磁大碗三個。是亦遼金元取之中原之物。飯後閒行城

郭。見紡織山羊毛繩者。兄弟二人。共同工作。繩可織毛毯及口袋。甚爲堅韌。詢之織繩者。兄弟三人。家中仍有一弟。看守貨物并編造毯袋。當造訪其家。其弟正在工作。其織毯純用手工。成品甚遲。然爲之不懈。存貨亦累累矣。此三兄弟。別無親屬。長者十七。次者十四。幼才十一。均能互助求生。并爲土物之生產家。真難兄難弟也。令人佩服。十二時游市街。雜貨舖。陳列紅黃布疋。並茶磚茶籠之屬。皆以出售于蒙古客人。茶磚爲粗茶製成之長方餅。其形似磚。茶籠則竹籠中滿盛茶梗。間有粗葉。尤爲茶中下品。蒙人購得水熬加牛乳。爲惟一優良飲料。歐人飲茶加牛乳。與蒙俗正同。其取法自蒙古人乎。天氣本漸暖。晚有小雨。涼風忽起。

第二節 康保政治現況

一、治安。康保北接蒙旗。人烟稀少。惟西有商都。爲察綏屏障。東隔張北寶

昌。爲估多股匪緩衝。故尙無大股土匪肆擾。縣公安局。隸屬四分局。一公安大隊。各局官警。共一百七十六名。內夫役竟達二十四名額之多。公安局。年經費七千四百二十八元。由那王府私租保衛費項內開支。第一分局。年經費二千四百九十六元。第二分局。年二千七百四十八元。第三分局。年三千五百零四元。第四分局。年二千五百八十元。共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八元。因警察由原來保衛團改編。故其經費並服裝。均無專款。仍分別由各區鄉按月按畝攤收。公安隊官兵共四十六名。亦爲保衛團改編。經費四千二百六十元。并服裝費。亦無專款。均由各區鄉按月按畝攤收。另由縣商會籌備處。月擔補助費四十元。攤收漫無規程。警額亦無稽查。流弊尤多。民團計分四區。第一區長丁五百五十二名。二區長丁四百七十八名。三區長丁九百零二名。四區長丁四百四十七名。另有城關商民

保衛團。共長丁五十九名。此項商團年約經費四千餘元。由各商號負擔。各團于防守村堡。尙爲得力。

二、賦稅。田賦年收二萬九千八百九十六元七角二分四厘。地方正款。爲畝捐一項。餘爲哈拉罕補助費、田房鑑定費、隨糧代徵保衛費、哈拉罕保衛費、車牌二成附捐、牲畜二成附捐、屠宰附捐、商電收入、婚書捐、預計年收二萬七千三百零四元。支出以公安教育費爲大宗。全部支出二萬七千三百一十元。本縣財政局原有外欠二萬餘元。故年須支付外債。收支相抵。所虧無多。稅捐原爲張北縣分局。于二十年十一月分改爲稅捐所。稅目有牲畜稅、牲畜牙稅、米粟牙稅、斗稅、皮毛牙稅、屠宰稅、車牌捐、豬羊腸捐、秤牙稅、油捐等項。並徵營業稅。仍附帶徵收菸酒印花各稅徵收數目不詳。稅收每月比較平均千餘元。自二十一年十一月分起。實收超過

此額一倍餘。營業稅徵數包括在內。劃分數未詳。

三、農村經濟及人口。本縣土地貧瘠。農產不豐。農產種類與張北同。地價由三元左右以至于數角。間有棄地他移之戶。以地畝計算負擔。每畝地方正款三分。糧租四分一厘六。共七分一厘六。雜項攤收。本難以數計。就可得計算之款。爲分局經費年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八元。公安隊經費年四千二百六十元。服裝臨時費。及其餘公差支應等等。詢之鄉民。咸謂租捐外。每頃地年攤派六元八九角之譜。較之他縣負擔爲輕。則本縣匪患較少。軍差遂稀。又僻在叢山。不臨大道。有以致之。每頃地豐年收入亦不過百餘元。人口共五萬一千三百二十口。

四、教育。本縣地接蒙邊。教育甚幼稚。僅縣城設有完全小學校一處。學生一百十六人。一二三四區及城鄉各設一處。計六處。共學生一百五十七

名。各鄉自設小學校六處。復于縣高級小學校附設女子小學。女生二十名。全縣學生三百九十七名。除各鄉自辦者外。年經費五千一百三十餘元。教員薪金平均二十元左右。社會教育均附缺如。學童佔全縣人口百分之弱。

五、建設及希望。本縣新闢耕田。無實業組織。惟出產各種畜類毛絨。間有小手工業。織造毡毯毛袋等物。縣城東北附近。曾發見煤礦。又山中產白藍色兩種水晶。以藍色者最爲寶貴。現尙無人開採。接近蒙古草原各處。產生白蘑。卽著名之口蘑也。近年價值甚高。總以毛織爲有厚望也。

第八章 商都縣

第一節 赴商都途中

十五日早六時。乘汽車轉赴商都。途中黃羊成群。聞汽車輪聲。紛然逃竄。奔

行似飛。爲塞外奇觀。行百餘里。至田台房子村附近。土質多砂礫。不宜五穀。路旁村落多用土坯建築。式若穹窿。若城洞。聯數洞爲一排。門窗皆備。居處其間。全以土築。不用一木也。汽車經過村道。村人爭相觀看。婦女皆纏足。聞西北科學考查團外人過此。曾爲此輩婦女拍照以去。余經過其地時。綏遠軍官王英叛兵。方盤據附近。聞擄去農村婦女數百人。爲其兵士伴宿。又于某家選去十四歲女子一人。十六歲一人。輪姦殆斃。後經村衆托人要回。已不省人事。至衣物糧食馬匹之損失。更不足論。又聞省中派來之剿匪軍隊。亦極肆紛擾之能事。商都人民方度地獄生活。爲之慨然。十二時到縣。住德義隆馬店。

十六日早六時。前多倫鎮守使丁長發君來訪。丁君山東人。去職後不再出仕。現在商都躬率農工耕闢荒地。商都設治。爲君所提倡。據其論議。退職官

吏。往往不甘岑寂。營求勿已。以致身敗財散。困頓以終。已則安於淡泊。躬耕塞北。不入繁華都市矣。人謂拙于進取。自覺超絕塵俗也。然對外若有戰事。一經起用。仍不敢遜世自逸也。其言頗見肝胆。誠篤君子也。

十八日赴市肆。過小銅鐵舖。門前大書收買古物。叩其所得。出示一銅杵。僧家法器也。似是北魏時物。拓拔氏建都大同。去此不遠也。

第二節 商都政治現況

一、治安。商都西接綏遠。北與蒙古游牧地隣近。轄境荒僻。盜匪甚多。近有綏遠叛軍王英部隊。傳約四千餘人。竄入境內。肆行淫掠。爲縣中一大患。公安局隸屬五分局。一公安大隊。各公安局官警共一百五十四名。經費年一萬五千三百九十六元。公安隊官兵五十三名。年經費六千四百零八元。保衛團共分五區。第一區長丁九百七十五名。第二區長丁六百七

十六名。第三區長丁四百一十六名。第四區長丁一千二百七十八名。第五區長丁五百九十四名。剿捕散匪足資調遣。

二、賦稅。本縣田賦年收三萬零八百三十一元。地方正款。爲畝捐。餘爲婚書捐、稅契附加捐、屠宰捐、牲畜捐、攤鋪捐、連同學田地租年共收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五元。支出以公安教育費爲大宗。歲出經常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二元。臨時支出五千五百二十一元。共四萬一千四百一十三元。收入相抵。本可盈餘。惟縣財政局負債五萬元。須陸續歸還。以致支出增大。不能有所盈餘。又縣政府及財政局偶有公務晉省。往往動支旅費。并無限制。更非注重公欸之道。稅捐徵收稅目。爲牲畜稅、斗捐、米粟牙稅、煤炭牙稅、皮毛牙稅、屠宰稅、豬羊腸捐、油捐、車牌捐、並營業稅。因接近平綏路。交易增多。近來徵收頗有起色。正稅由二十年七月起。至二十一年五月

止。徵四萬一千六百餘元。營業稅從二十年一月起。至五月止。共徵二千零六十餘元。附帶徵收菸酒印花。數未詳。

三、農村經濟及人口。本縣土地貧瘠。物產不豐。農產種類與張北各縣同。因當兩省交界。時有匪患。農村經濟枯窘異常。入境時。經過廢堡甚多。茲復受王英叛部肆擾。益爲凋敝。地價上地每畝三四元。次地二三元。以至千數角。間有棄地他移之戶。每頃地年豐收入百餘元。以地畝計算負擔。每畝地地方正款四分七厘。糧租每畝四分一厘四弱。共八分八厘四弱。雜項攤支爲軍隊公差過往支應。加以攤收長途電話建築費。並地方團甲等費。詢之鄉民。據稱每頃年約攤七八元。至十一二元之譜。人口五萬八千八百八十九口。逐見減少。

四、教育。本縣設治未久。興教歷程甚淺。縣城設有完全小學校一處。四鄉

小學校二十五處。共計學生六百三十三名。全年教育經費五千四百九十六元。教員月薪高額二十四元。低額十二元。社會教育有民衆教育館。及圖書館。學童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一強。

五、建設及希望。本縣新闢農田。並無實業組織。牧畜一項。因匪擾多已衰歇。間有毛織手工業。出產極少。如人民安居樂業。牧畜一項爲一大利源。

第九章 歸途

口外六縣調查完竣。應赴陽原蔚縣。乃從商都赴平地泉平綏路車站。附車轉天鎮車站。並改乘大車前往陽原。實則卽不赴陽原。若逕返北平。亦以取道平綏路直達爲便也。二十日上午十時啓程。路經什蘇地方。有大湖。名茫尼額爾。周圍約二十餘里。水鹹。遠觀水氣蒸騰。波濤激蕩。噴珠濺沫。其勢若海。蓋水量沉重。風浪自與淡水不同。又水勢潮湧。激岸有聲。似海潮。或當正

午。湖中自有潮泛耳。由此西行。土質漸肥沃。行三十里。入綏遠界。可見樹木。雙子葉之草。逐見繁多。與大漠生物。漸異其趣矣。在高魚梁子尖飯。見小腳貧婦。跪行收拾牛馬糞物。爲炊飯燃料。赤貧生活。慘況不忍卒觀。晚六時宿三合堂李姓家。據土人云。前有法國人在附近山中尋得石刀。又今年掘地得鐵鍋旁有兩耳。又得磁碗二個。已毀。當囑若有古物送來一看。移時村童持石斧及木變石來。石斧確爲原人遺物。共索價六角。照付購得。復找人領看磁碗鐵鍋。碗爲白色宋磁。亦遼金取携至此者也。鍋爲鄉人取去。不肯示人矣。是此地爲原始民族棲集之所。又爲遼金游牧地可知。

二十一日早六時啟程。十一時到平地泉。爲綏遠集寧縣轄境。昔國民軍從南口撤退。歸據此處。與奉軍相持。後乃退至五原。市內尙有國民軍平治道路遺蹟。至今市民仍傳道勿衰也。游市肆歸。見有綏遠軍隊方於夕陽西下。

時。練習各種武技。藝似絕精熟也。夜半風勢甚大。繼以小雨。平地泉較商都本暖。至是頓覺寒冷。待明日車行。

二十二日早七時起。赴澡塘沐浴。設備甚佳。聞平綏路西段路軌被水冲壞。不能及時起身。至下午四時車到。附乘以行。晚六時到大同。下車游覽。本文爲記口北六縣事。後所經歷不錄。

第十章 結論

口北六縣。北與蒙古游牧地相接。東與熱河北鄰。又爲貫通外蒙之孔道。實國家之前衛。而國防之要地也。長城蜿蜒山中。雖地勢險要。然皆北面平坦。南下陡峻。攻守之勢。利于北而不利于南。世人徒知關塞之險。而不知關塞所據之地也。東北事變以來。本省已列軍事要區。國防之設置。不容或緩。六縣之民。皆居國防前線。爲國家干城。安撫招徠之道。又不可不講。夫六縣之

民。皆內地赤貧之戶。遷流以至者也。今各縣人口逐漸減少。村堡多廢。必非重返其故鄉。於理甚明。蓋皆挺而走險。流爲盜賊。又勢所必然之事。賦稅攤派盜賊橫行。坐視不救。致使良民皆不安其業。恐數年以後。不率口北之民盡爲盜賊。則口北六縣之民。亦將爲盜賊殺戮以盡。數百年開墾之地。終成一片荒蕪。蓋又計日而待之。况大敵當前。反側足慮。則安民剿匪。清整賦稅。差徭各事。又烏可不澈底整理也哉。夫爲政百端。宜知所先後。口北六縣之所急。國防一也。清匪二也。清整賦稅。差徭三也。若夫縣自治。及教育。則應就口北六縣之特情。定一臨時施行之法。中央法令繁密。多就富庶開化之地而設。未可以強行於流亡載道之區也。在勢應特定邊疆施行之法令。因其地宜。立爲規範。則輕而易行。威信以立。乃得計程收効之功。不然法令漸多。威信愈墮。非善爲政者所宜出也。蒙古爲五族之一。禍福本屬相共。利害允

宜均衡。夫蒙人利游牧。且口北之地。亦實利于游牧。數十年放荒闢地。增加賦稅。所得幾河。而蒙人生計。遂以窘迫。是與蒙人爭地利也。漢蒙雖無芥蒂。然失其地之所宜。久則不能無怨。應急停止放荒。獎勵牧畜。地之所宜不間於漢蒙。最爲兩利之道。且廣而推之。草原廣被。風沙不飛。所謂沙漠南移。其患亦免。所利尙不止口北已也。雖然非有賢者。假以時日。又烏可以語此哉。

發哈爾濱口北六縣調查記

察哈爾口北六縣調查記



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出版

實價三角

著者 楊溥

印刷者

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
京城印書局

街電話南局四五七〇

6

49253

